

半部論語與政治

趙正平編著

半部論語與政治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版

會 序

新中國建設學會成立之始，同人晤對一堂，嘗相商討學術救國事宜。一日理事長黃膺白先生語曰：『茲有一事焉，爲我學術界不可或緩之事，而有關於發揚我國文化者至大，唯何，曰古書今讀是已。我國古籍，價值之偉大，已爲世界明達之學者所公認，今國人相率競言國學矣，亦知古之典籍，汗牛充棟，卽不問於人事之紛繁，窮歲月亦不能卒其業，况乎古今世殊事異，其中原理原則，固歷久不易，而典章制度，未必盡宜於今，則刪繁就簡之工作尙矣。抑且古籍文義奧博，疏註言人人殊，亦未能悉合今日之需要，則援古證今之詮釋尙矣。夫有志於斯事者，非於古有深切之研究，於今有確當之認識，不足以勝任愉快，名曰古書今讀，殆有不同於掇拾叢殘，餽釘箋註者之所爲。諸君子其有意於斯乎，亦孔子修訂六經之業也。』膺白先生斯議，於今數年矣，會中同仁，大都牽率

公私，有斯志而促促無從事之閒，今者趙厚聖先生，慨念時艱，就平日讀史，半部論語四字之心得，（趙先生嘗解宋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語，謂半部者指可以應用之一部分言）奮筆作半部論語與政治一書，猗歟盛哉！夫孔子集我國古代思想之大成，而論語揭仁道以立人道之極，尤足爲孔子學說之中心，我國文明之憲典，凡欲從古籍研索人生真諦，政治途徑，將必以此爲入門之階，而本會古書今讀之工作，亦將以此爲權輿乎。厚聖先生篤於學而尤明於治，斯書用力至勤，凡論語之政治要義，選擇精當，闡釋詳明，而一以現代需要爲指歸，其價值固無待贅述矣。書成，適膺白先生困於病，不能爲序，同人以膺白先生之志，與厚聖先生之功，實有聲應氣求之美，爰誌數語，以弁其端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

本書序例

衆民廣土，高山大河，與夫悠久之歷史，雄厚之天賦，無一不爲我國足以自豪於世界之寶。然而錦上之花，足爲我國無上光輝，且卓然傑出於世界各國文化之林者，尤惟孔子之道。孔子之道如何偉大，在親炙孔子之道者，尙不能具體形容。有如子貢所謂「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。」顏淵所謂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欲罷不能，旣竭吾才，如有所立，卓爾，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。」均爲抽象論。司馬遷傳孔子，列於世家而爲之贊曰：「詩有之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雖不能至，然心嚮往之。余讀孔氏書，想見其爲人。適魯，觀仲尼廟堂，車服禮器，諸生以時習禮其家。余祇回，留之不能去云。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，當時則榮，沒則已焉。孔子布衣，傳十餘世，學者宗之，自天子王侯，中國言六藝者，折中於夫子，可謂

至聖矣。』在本文中，述『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。』又述『孔子葬魯城北泗上，弟子皆服三年，三年心喪畢，相訣而去，則哭。各復盡哀，或復留。唯子貢廬於冢上，凡六年然後去。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家者，百有餘室，因而命曰孔里。魯世世相傳，以歲時奉祠孔子冢。』其推崇孔子，亦爲烘托法。然孔子偉大，果安在乎。我人生於孔子沒後兩千餘年之今日，如果將秦代之焚書坑儒，與夫歷代之尊孔，概置不問，而以忠實精神，尋求其偉大所在，則於無可形容之中，有可得稱述者三焉。一爲篤學力行精神，所謂『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』所謂學道不倦，誨人不厭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愛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』均爲孔子一生之實際，足示千百年後學人之模範。一爲救時覺世精神。所謂『我非斯人之徒而誰與，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』所謂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，天將以夫子爲木鐸。』一種匡救全人類之懷抱，實與大教主之釋迦基督一體。一爲大政治家精神，所謂『苟有用我者，朞月而已可，

三年有成。』所謂『如用我，其爲東周乎。』孔子心目中實具有撥亂世而反之正，導衰弱而致之興之全部經綸。孔子不能於事實上挽救春秋之亂局，而徒於文化上樹立後世之典型，實爲春秋時代最大之悲運。此三大特點，孔子并集於一身。遂成偉大之孔子。本書之第一主旨，即在紀念偉大之孔子，而表章之於科學昌明之新時代者也。

然表章孔子，必須表章其內容。孔子之思想之本領，其內容未嘗不可想像之於詩書禮易，未嘗不可尋求之於春秋，未嘗不由孟子闡發其精微。然求其最能親切表見者，當無如孔子語錄之論語一書。故我人如欲了解孔子，必須了解論語。我人如欲於千百年後，光大孔子之遺教，以福國利羣，亦必須實踐論語。惜乎二千年來，尊孔之典，行之弗替，而在政治上能實踐孔子論語之遺教，以致治平實效者，祇有宋相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語。然卽此一語，若在富於覈實性的國民，亦必有種種研究。

第一 趙普所謂半部，究爲何半部，抑僅指可以應用之一部份，而冠以半部名詞。

第二 如指應用之一部份而言，則在論語全書中，值得應用之部份，不以時代而異其效能者何在。

第三 宋初政治，如與值得應用之某部份論語相較，是否相符。

第四 如與某部份論語相符之宋初政治，其真價值如何。

第五 如宋初政治自有其造福人羣之直價值在，則此可作為政治家經典之所謂『半部論語』，是否應加以詮釋，以供當代或異代之借鏡。

凡此皆尊重孔子，表彰孔子者，應有之思考，應有之工夫，而在我國學術界，竟未有此，甚至在盛言政治學之今代，亦未有此，此不能不謂為從來尊孔者之徒尊其名，而未尊其實。本書第二主旨，即在檢揭半部論語於政治上之真價，與宋初政治之實效，以促當代或異代之注意此國寶者也。

世間無絕對的美善，所謂美善，惟『宜』而已。政治亦然。即政治上之主張與方策，如

爲適宜，卽有價值，否則縱令若何偉大，古典而已。孔子之政治思想，何以適用於相隔千年左右之宋初，則宋初立國之環境與孔子時代背景，大略相同，而孔子之道，爲適宜也。所謂時代背景，大略相同者。

一、春秋時代，攻伐不休，民皆憔悴於虐政，對於仁者之期待，有如水火，適與宋初承唐季五代藩鎮肆毒之敝者同。

二、春秋時代，戎狄大爲害於中原，其時君相，或爲攘狄之舉，或採和戎之論，要皆所以圖生存。又與宋初承燕雲十六州淪陷，契丹雄峙之局相同。

三、孔子所往來之邦，爲較弱小之魯衛陳蔡，其政治思想，雖非專爲弱小對待強大，然實以立國於列強並峙之中爲對象，此又爲宋初開國於諸藩國互爭雄長之局勢中者相同。

因此相同之時代背景，而宋之開國君主趙匡胤者，又適以孝弟仁厚之天稟，與孔

子所懷抱之中心思想所謂「仁」字者，不期而符合。於是一部論語之所詔示，宋之君相，乃一一以供實驗，而收撥亂反治之神効。（宋之積弱爲另一事，與開國時無涉，非此處所可論述）然宋初以至今日，又千餘年矣。不幸千餘年後之今日，時代背景，又彷彿春秋與宋初，而艱難險惡之狀，且又過之。於此時也，籌計治平之實際方法，雖以世運進展，而益趨繁複，然政本治原，所在之論語，如虔誠體會，善爲應用，則非僅仍爲對症之一貫良方，且將以科學方面之輔助，而益顯其神奇。本書第三主旨，即在明示春秋與宋初之時代，與現在相似，而半部論語，可大行於今者也。

本書主旨既明，今試述編述之例。

一 政治之要，首在得人，一國多普通之政治家，自然有傑出之政治家，普通之政治家，人人可以修養而成，故修養爲造成政治家必由之途徑，因特列基本修

養一編。

二 一部論語，大部可資修養用，惟條目過多，轉損應用之便，故爲避免繁重計，凡有性質與意義相同之語句，即在按語中述及，不列專條。

三 按語爲著者讀書治事與交遊時所積之管見，得之新中國建設學會同人者尤多，僅係摘舉史例或引證其他語錄，以明其關係之重，不敢自詡爲心得，更不敢推翻舊時註解，讀者仍應以本文爲主而加以思考。

四 論語一書除供修養用外，有一大部政治理論，故於基本修養之外，特列政治理論一編。

五 政治理論之部，所有語錄，有意義相類者，爲明白一種主張與註解之便，并列若干條而加以共通之解釋。

六 政治理論部所採事例，大部根據於宋初實際政治，以明宋初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語之並非空言。然趙普相也，在帝政時代，非君主同心，相亦無能盡力，

故所謂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者，至少應目爲宋初政策，非趙普一人之力也。

七 篇首摘錄王船山先生宋論，以見宋初政治之價值。

八 本書僅爲研究半部論語之序論，若能因此而引起更有價值之研究，另有勝於本書之新著，或爲本書再版時增補之用，則裨益孔道非淺，不勝馨香求之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寶山趙正平

半部論語與政治

下編 政治理論

按 時代雖有今古，政制雖有變化，論語一經中所提示之政治理論，以德化爲根據，以利民爲歸着，不獨爲貧弱國家立國之大經，且爲王道政治。世運演進，至於極度，必然臻此境地，所謂放諸百世而皆準者。茲集宋初事例，解釋如下。

一 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

按 能出兵車千乘之國，在春秋時爲大國。治大國之要有五。敬事，一也。信，二也。節用，三也。愛人，四也。使民以時，五也。宋初於此五者，均能實踐。試舉事實以爲證。

(一)敬事 宋太祖爲部下擁戴時，卽以三事與部下約。曰：『太后主上，我北面事者，不得驚犯。公卿皆我比肩，不得侵陵。朝市府庫，不得侵掠。』卽爲敬事精神之最初表見。其後畢身實踐，不敢或懈。

(二)信 上舉三事，悉能表現於事實，已足見開國時之信，然有特別可證明者，爲對吳越王錢俶一事。『當宋徵錢俶來朝時，宋祖曾有相見卽還決不食言語。迨錢俶違約來朝，歸還時，宋祖賜以一黃袱，途中啓視，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。』此爲守信之一顯例。

(三)節用 宋祖置封樁庫，以削平諸藩國所得金帛及歲終用度之餘入之，以爲軍旅饑饉之備。迨宋太宗視察府庫，語薛居正曰：『此金帛如山，用何能盡，先帝每焦心勞慮，以經費爲心，何其過也。』又史載宮中葦簾，緣用青布。常服之衣，澣濯至再。永康公主，嘗衣貼繡，鋪翠襦。宋祖曰：爾服此，衆必相効，禁之。公主一日勸宋祖以

黃金飾肩輿。曰：我以四海之富，宮殿飾以金銀，力亦可辦。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，豈可妄用，均可爲節用之證。

(四)愛人。愛人卽仁政，卽德化，爲孔子政治理論之中心。爲宋初政治之特徵。詳見爲政以德條。

(五)使民以時。使民以時，爲愛人之一條目。孔子所以特明舉者，以春秋時代，兵農不分，且有力役之征。故國家徵用民力，認爲常經。然自後世免役法實行後，人民既盡租稅義務，國家已不許擅用民力。卽在戰時徵發，亦有規定，故此語在後世政治上之應用，已不若孔子時代。然宋承五代亂世，役民尤無度。政治當局，能稍顧此義，不濫用民力，人民受惠實多。宋主於被推卽位後之第三日，卽定開濬汴京河渠，由官供給糶糧。(先是由民自備)其第二年於開濬廣濟河時，宋主又言「煩民奉己之事，我必不爲。開導溝洫，以濟京邑，蓋不獲已耳」云云。又令諸州勿復調民。

給傳置，悉代以軍卒。皆能顧到使民以時之義。惜乎至太宗朝，定差役法，爲宋代病民大政。至王安石而始根本革除也。

二 爲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衆星拱之。

三 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。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

按 此兩節主旨，在提倡德化，力行仁政。蓋孔子曾言『民之於仁也，甚於水火，水火吾見蹈而死者，未見蹈仁而死者也。』此在春秋時代，諸國相侵伐，連年不休，民困如倒懸，故孔子提出仁政二字，以警告當時列國之君，以爲人民呼籲。自春秋以至戰國，兵禍益甚。於是孟子提倡仁政益力，亦以人民期待仁政，如飢欲得食，渴欲思飲，其情彌切也。然宋初承唐季五代之後，一般武夫悍將，各據一方，視人命如草芥者百餘年。此猶春秋戰國時代人民之渴望仁政以解倒懸也。宋太祖適承其時，

內本孝弟之天性，外察人民之痛苦，故施政方針，一以德化爲根據。以仁政爲目標。其最顯著者，爲勒石鎖，置殿中，使嗣君卽位，入而跪讀，其戒有三：一保全柴氏子孫。（卽其所臣事之周室之後裔）二不殺士大夫。三不加農田之賦。此三者，固爲盛德，然宋初德化政治，實不止此。如事事開誠布公，保全功臣。如軍行所至，輒戒妄殺，曹彬下江南，不戮一人，固屬曹彬之賢，未始不由仰體廷旨。如各地降藩領袖，皆保善終於汴梁。（宋太宗時，南漢降王劉鋹於宮中宴會時，且有「臣願執挺爲諸國降王長」之言）如謂宰相曰，五代諸侯跋扈，有枉法殺人者，朝廷置而不問，人命至重，姑息藩鎮，當如是也耶。自今諸州決大辟，錄案聞奏，付刑部詳覆。凡此皆由宋初以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」爲根本方針也。故曾有詔令曰，「王者禁人爲非，乃設法令。臨下以簡，必務哀矜。世屬亂離，則糾之以猛，人知恥格，則濟之以寬。盜竊之生，本非巨蠹，近朝立制，重於律文，甚非愛人之旨。」云云。又晚年讀堯舜二典，歎曰：

「堯舜之罪四凶，止從投竄，何近代法網之密耶。」故定爲折杖法，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。自天寶後，除賊吏外，凡犯大辟，非情理深害者，多得貸死。綜觀一部國史，能實行孔子德化，以力反以殺止殺之亂世頹風者，宋初其代表也。

四

哀公問曰：何爲則民服。孔子對曰：舉直錯諸枉，則民服。舉枉錯諸直，則民不服。

五

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，如之何。子曰：臨之以莊，則敬。孝慈，則忠。舉善而教不能，則勸。

按 一國人民有頹廢，傲慢，與懈怠，疏忽，種種失德者，其國必不振。敬者於內心則集中精神。於行動則小心翼翼。能敬即不致流於懈怠與疏忽。故使民敬而忠，在現

代言，卽爲振作國民精神之意義。然其實現之道，只在當局者躬行實踐。能以身作則。故孔子只提出當局本身，須能莊，能孝慈之條件。莊者與君子不重則不威之重字，同一精神。可參觀前解。孝慈之慈字，可作愛護子民之廣義解。此種精神，在宋初君相，均能注意。例如宋主嘗召寶儀草旨，至苑門。儀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，卻立不肯進，宋主遽索冠帶。而後召入。儀曰：「陛下創業垂統，宜以禮示天下，恐豪傑聞而解體。」宋主歛容謝之。自是對羣臣未嘗不冠帶，此雖小節，實爲臨之以莊之例。至於孝慈，則宋主順母而愛弟，趙普且記母后遺命，藏之金匱，可爲君臣共同尊重孝字之證。因此孝弟一念，發爲仁愛之政，尤極盡慈之能事。

舉善而教不能則勸，與舉直錯諸枉則民服，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兩語，同一意義。樊遲曾以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之意義，問子夏。子夏解之曰：「舜有天下，選於衆，舉皋陶，不仁者遠矣。湯有天下，選於衆，舉伊尹，不仁者遠矣。」此亦可兼作

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之解。宋初宰輔，除趙普外，均周室舊人。如范質、王溥、魏仁浦等，或以清廉勝（如范）或以好學勝（如王）或以仁厚勝（如魏）均可謂舉直錯諸枉之例。然尤要者，宋主能洞悉民艱，選拔文臣，以一掃藩鎮武人之毒箴。嘗謂趙普曰：『五代方鎮殘虐，民受其禍，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，分治大藩，縱皆貪濁，亦未及武臣一也。』云云。可知當時吏治改革，舉直錯諸枉之真誠也。

六

林放問禮之本。子曰：大哉問。禮與其奢也，寧儉。喪與其易也，寧戚。

按 孔子盛言禮，實由仁字而來。以仁之真義，在立己立人。既以人我爲一體，則對人必須有尊敬之表示，『禮』卽表示自尊及尊人之方法。故仁爲孔子教義之體，禮爲孔子教義之用。換言之，仁之見於外者，均是禮。禮之喻乎心者，卽是仁。故仁賴禮以實現，賴禮以完成。離仁則禮之價值全失。故孔子又有人而不仁如禮何之言，此

就個人以立論也。然就多數人即社會以言。則仁的社會，必不宜有鬥爭，而欲免鬪爭，必須使人人得所養。且必須使人人所賴以養者，欲求有度。故禮又爲人我間即社會間自然的（即不用人爲法律的力）平衡之作用。故孔子弟子有子有『禮之用和爲貴』之言。此義在荀卿子禮論一篇，解釋極精。其言曰：『禮起於何也。曰人生而有欲，欲而不得，則不能無求，求而無度量分界，則不能不爭。爭則亂，亂則窮。先王惡其亂也，故制禮義以分之，以養人之欲，給人之求，使欲必不窮乎物，物必不屈於欲，兩者相持而長，是禮之所起也。』又曰『禮者養也。』均可爲孔子言禮之補充。禮之真義既如是。則禮當止於能自敬敬人。若大費物力，大費時間與勞力，卽爲違背禮之本意。故茲所謂禮與其奢也寧儉，語雖簡單，實不啻闡發禮之本意。且由此語以推論全社會應有之禮俗，則節儉之風，卽可由是起。而宋初尙儉（詳前節用條下）開一代國風。又深得此語之精義矣。

又宋初開國之第十三年即開寶六年，有開寶通禮二百卷之頒行。今我民國開國，已二十五年，而全般的通禮，尙未制定頒布，此急宜依據寧儉之旨，着手制定者也。

七

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

八

君君，臣臣。

按 此爲孔子君臣對等之大義。幾千年來，儒者斷章取義，將忠字盡量發揮，以助長君主專制，實爲孔子罪人。所以將禮與忠分別言之者，仍就各人單位之重點以言。即君主有權威在手，易流於非禮，故特提出禮字。臣工有職責在身，最要在盡職，故特提出一忠字。

孔子設教，專從積極方面以立言。故言君君，臣臣，實則其裏面有君不君則臣

不臣之意，非常顯明。孔子之孫子思氏，責難衛國君臣語，最可發明此義。其言曰：「以吾觀衛，所謂君不君，臣不臣者也。夫不察事之是非，而悅人讚己，闇莫甚焉。不度理之所在，而阿諛求容，諂莫甚焉。君闇臣諂，以居百姓之上，民不與也。若此不已，國無類矣。」又言於衛侯曰：「君之國事，將日非矣。君出言自以爲是，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。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，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。君臣既自賢矣，而羣下同聲賢之。賢之則順而有福，矯之則逆而有禍。如此，則善安從生。詩曰：具曰予聖，誰知烏之雌雄，抑亦似君之君臣乎。」

宋初宋主對最難解決之武人，純本愛人以德之心，採開誠布公之方法，以發其自動的覺悟。武臣如石守信等之自請罷典禁兵，與王彥超等之自請罷位節度使。近以免殘殺功人之污點，遠以結武人跋扈之局，均爲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」君君臣臣之象。

九

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。其行己也恭。其事上也敬。其養民也惠。其使民也義。

按 子產爲春秋時賢政治家。其爲政。一本德化主義。孔子極尊敬之。故於其卒也。泣謂爲古之遺愛。然史記語焉不詳。本節所述四者。亦可以見其爲政一斑。所謂行己也恭。其事不一。如不毀鄉校。好聞人議論其短長。（見前）鄭伯賞入陳之功。子產力辭受邑。且歸功於人。如吳季札使鄭。忠告子產。謂「鄭之執政者侈。難將至。子爲政。必以禮。不然。鄭將敗。」子產厚遇之等是。惟其行己恭。故能外不辱。命於晉。楚。兩大之間。內免於羣公子之亂。（羣公子爭寵相殺。將及子產。公子中有謂子產仁人。遂免）其事上也敬。即忠於職責之意。左傳子產告子太叔語曰「政如農功。日夜思之。其始而成。其終朝夕而行之。行無越思。如農之有畔。其過鮮矣」。云云。即不

管子產忠於職責之自述。又忠告子皮一節，（見前學而優則仕一條解）亦其一端。其養民也惠，可於鄭人「我有子弟，子產誨之，我有田疇，子產殖之。」之頌見之。其使民也義，左傳所謂都鄙有章，（此所謂章當係章制意）上下有服，田有封洫，廬井有伍是。

十

仲弓曰，居敬而行簡，以臨其民，不亦可乎。居簡而行簡，毋乃太簡乎。子曰，雍之言然。

按 居敬即執禮。行簡即從簡。參觀前文臨之以莊，與以約失之者鮮矣，各條解。

十一

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與焉。

十二

大哉堯之爲君也，巍巍乎唯天爲大，唯堯則之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。

十三 無爲而治者，其舜也與。夫何爲哉，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

十四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。（五臣指禹、稷、契、皋陶、伯益）

十五 禹吾無間然矣。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。

按 孔子祖述堯舜，其崇想唐虞盛治可見。書經爲中國最古之史，求唐虞盛治所在者，大略可於書經見之。與國記一書，曾就書經分析堯舜禹爲政精神。茲節錄如左。

（一） 本戰兢惕厲之精神以修身。堯嘗自作戒曰：「戰戰慄慄，日謹一日。人莫躡於山而躡於垤。」又置敢諫之鼓，使天下得盡言。立誹謗之木，使天下得攻過。舜

起身寒微，家庭之間，憂勤惕厲，已成習性，而益尙戒舜曰：「儆戒無虞，罔失法度。罔遊於逸，罔淫於樂。」舜亦詔禹曰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」又曰：「慎乃有位，敬修其可願。」禹則寶尺璧而貴寸陰。聞善言則拜。嘗揭鐘鼓磬鐸，鞀五器於庭而銘之曰：「導寡人以道者，擗鼓。喻以義者，鼓鐘。告以事者，振鐸。語以憂者，擊磬。有獄訟者，揮鞀。」常曰：吾不恐四海之士，留於道路，恐其留我門也。又絕旨酒而示訓曰：「內作色荒，外作禽荒，峻宇彫牆，有一於此，未或不亡。」此其戰兢惕厲以延納天下善言，以修養個人道心者，爲何如也。

(二) 本敬天尊民之精神，以忠於責任。所以能戰兢惕厲，其根本動機，惟在敬天。認君臣爲順天行化之人，故自課甚嚴。認萬民爲與天合體之人，故尊民甚至。堯卽位之始，卽命羲和欽昊天，治歷象，授人時。而命舜攝位之言曰：「咨爾舜，天之歷數在爾躬，允執其中。」舜之命禹攝位也亦然。又舜之課官職於十二牧四岳諸人。

命曰。『咨，汝二十有二人。欽哉。惟時亮天功。』又作歌曰。『勅天之命。惟時惟幾。』而大禹謨之言曰。『皇天眷命，奄有四海，爲天下君。』又曰。『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。』益贊於禹曰。『惟德動天。無遠弗届。滿招損謙受益。時乃天道。』皋陶謨之言曰。『無教逸欲有邦。兢兢業業。一日二日萬幾。無曠庶官。天工人其代之。』又曰。『天聰明自我民聰明。天明威自我民明威。』凡此皆自覺其受命於天。應贊助天工之責任之證也。夫敬天之義，近世各國之崇奉基督教者，亦然。自物質科學昌明，或多輕之。然堯舜禹認天爲授權者，故敬之尊之。後世民主國家，授權於國之元首者，民也。則移敬天尊天之義，以敬民尊民，其理一也。

(二) 由敬天尊民之故而施政首要乃在民生。近世政治學者言政治之目的，惟在增進人民福利。堯舜禹時代之政治主旨，亦猶是也。總堯舜禹時代最大之政治，曰惟治水。堯以是舉舜，舜以是舉禹，禹以是自勉。雖書謂地平天成之大業，與禹

貢導江導河之說，或過神奇治之。然禹以八年之力，巡視江河淮濟四瀆之流，而助其宣洩，以此爲導，事屬可能。蓋其時去神農氏已千餘年，入農耕時期，治水一事，爲農耕之根本要圖，不獨避害已也。史載堯巡狩，周流五嶽，存鰥寡，賑荒札，一民饑則曰我饑之，一民寒則曰我寒之，其注意民生爲何如乎？舜於禹治水成功之後，作五弦琴以歌南風，曰『南風之薰矣，可以解我民之愠兮。南風之時兮，可以阜我民之財兮。』上句言精神，下句言物質，此亦可以見舜之大政主張矣。舜之告禹曰『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』禹之告舜曰『帝念哉，德惟善政，政在養民，水火金木土穀惟修，正德利用，厚生惟和。』又載舜禹皋陶問答之言曰『帝曰來，禹汝亦昌言，禹拜曰，都，帝予何言，予思日孜孜。』皋陶曰，吁，如何，禹曰『洪水滔天，浩浩懷山襄陵，下民昏墊，予乘四載，隨山刊木，暨益奏庶鮮食，予決九川，距四海，濬畎澮，距川，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，懋遷有無化居，烝民乃粒，萬邦作乂，又載禹之戒曰『民可近，不可』

下。民惟邦本。本固邦寧。」因此禹崩以前。史載是時天下殷盛。公家有三十年之積。私家有九載之儲。嗚呼。豈不美哉。

(一)重民命恤刑典具有尊重人權之精神。一部中國史最辛酸腥穢之所在。無如強者之不認識人權而行虐殺。其行虐殺也。或以刑。或以兵。或則無端妄殺。與幾千年來士子標榜之仁德二字。適得其反。此誠足爲我族羞也。然此乃後世之退化。而非古代之遺傳。史載禹出見罪人。下車問而泣之。左右曰。『罪人不順道。君王何爲痛之。』王曰。『爲堯舜之人。皆以堯舜之心爲心。寡人爲君。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。是以痛之。』此言固以表禹之仁。然堯舜時代之刑措不用。殆可想見。故堯典之言曰。『克明俊德。以親九族。九族既睦。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。協和萬邦。』蓋求社會之親睦和樂。爲其時政治之目標矣。又堯遊康衢。有老人擊壤而歌曰。『日出而作。日入而息。鑿井而飲。耕田而食。帝力何有於我哉。』此其逍遙自在。亦可窺見當時人

民自由之樂矣。舜制五刑。而舜典曰：『象以典刑。惟刑之恤哉。』所謂五刑典刑。雖實際未詳。然既曰象以典刑。以明僅垂象以示人。又曰刑之恤哉。以冀避而不用。此與近世提倡廢止死刑者殆庶幾矣。故書載舜流共工於幽州。放驩兜於崇山。竄三苗於三危。殛鯀於羽山。四罪而天下咸服。而誥誡皋陶之詞曰：『刑期於無刑。』皋陶之言曰：『帝德罔愆。臨下以簡。御衆以寬。罰弗及嗣。賞延於世。宥過無大。刑故無小。罪疑惟輕。功疑惟重。與其殺不辜。甯失不經。好生之德。洽於民心。茲用不犯於有司。』夫皋陶法官也。其言如是。此僅就刑法言也。更觀兵事。則禹征有苗。三旬。苗民仍逆命。益以修德。贊禹。禹於是班師振旅。誕敷文德。七旬而有苗格。其時之崇尚德化。尊重民命。可見矣。

(一) 實踐天下爲公。選賢舉能之大道。堯舜禹之用心。視天下爲天下人之天下。與後世所謂普天之下。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濱。莫非王臣者。絕不相同。堯舜禹以天子

爲負有贊助天地化育萬民之全責。而助天子之百官，亦負有一部分之責。故所謂君臣者，非祿位之分配，而責任之分配。天子以權位與人，非以富貴與人，實以責任與人。臣之受權位，非受富貴，實受責任。故君臣之間，競以讓位與賢爲義務。堯之讓位於許由，許由不受。其說姑不論。試就史書所載者論。則堯之遜讓帝位，實先詢四岳。其言曰：「朕在位七十年，汝能庸命踐朕位。」而四岳辭之曰：「不德忝帝位。」堯乃續命羣臣曰：「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。」衆於是言曰：「有鰥在民間。」曰：「虞舜。」堯復詢曰：「然朕聞之，其如何？」四岳曰：「瞽子，父頑，母嚚，弟傲，能和以孝，蒸蒸治，不至姦。」堯於是妻以二女而試之。試之三年，堯以爲聖。於是命之曰：「汝登帝位。」而舜讓於德，弗嗣，不得已而攝位焉。舜之舉禹也，先命之治水。及堯崩，舜即帝位。復舉禹任司空。命之曰：「汝平水土，維是勉之。」而禹讓於稷契皋陶。舜又強之曰：「汝其往視爾事。」及舜命禹攝位。其言曰：「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，耄期倦於勤。汝惟不怠，總朕師。」而禹

讓之皋陶。其言曰。『朕德罔克。民不依。皋陶邁種德。德乃降。黎民懷之。帝念哉。念茲在茲。釋茲在茲。名言茲在茲。允出茲在茲。惟帝念功。』舜乃復強之曰。『來。禹。洙水。做予。成允成功。惟汝賢。克勤於邦。克儉於家。不自滿假。惟汝賢。汝惟不矜。天下莫與汝爭能。汝惟不伐。天下莫與汝爭功。予懋乃德。嘉乃丕績。天之歷數在汝躬。汝終陟元后。』而禹復以歷卜。功臣從其吉者爲請。冀得以自脫。舜乃決言曰。『朕志先定。詢謀僉同。鬼神其依。龜筮協從。卜不習吉。』而禹復固辭。不得已而攝位焉。及舜崩。禹卽位。將授政於皋陶。而皋陶卒。遂授政於益。夫堯舜禹之授受帝位也。其始受者讓賢。讓賢不能。固辭。固辭不能。權攝政焉。其繼授位者崩。受者遂逃避天下。逃避不獲。遂始卽位。其終受者凜其先授賢之義。而別求賢以授位焉。此始終一貫之精神。曰惟在天下爲公。選賢舉能。豈尙有分毫權位之見。在其心目中乎。

(二)君臣一體切磋責難。恍有近世責任政治之精神。唐虞君臣之於政權。相與

謙讓固矣。然就職以後。權責嚴明。不容推諉。故舜於登庸之後。不久而流共工放驩兜。遷三苗殛鯀。又舉八元八愷。而流四凶族。又於卽位以後。分任禹皋陶稷契等十二人以職官。均付以專責。而定考績之典。舜典曰。『三載考績。三考黜陟幽明。庶績咸熙。』因此臣責更專。君臣間之論政論治。恍如友朋。觀虞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各篇。所載君臣互相誥誡之辭。其嚴正親切。殊不辨其孰爲君。孰爲臣。而『后克艱厥后。臣克艱厥臣』之義。尤各凜以自勉。書載舜作歌曰。『股肱喜哉。元首起哉。百工熙哉。』而皋陶賡續歌曰。『元首明哉。股肱良哉。庶事康哉。』又歌曰。『元首叢脞哉。股肱惰哉。萬事隳哉。』當時元首與股肱之形成一體。共同負責。絕無階級之分。而具有近世責任政治之精神。

堯舜禹之爲治精神。大略如上。以此觀察宋初。則除天下爲公一條。格於時代。未能模倣外。皆能彷彿似之。觀王船山宋論可知也。

十六 所謂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。

十七 子路問事君。子曰：勿欺也而犯之。

按 不可則止一語，解見『陳力就列，不能則止』一條。勿欺也而犯之，卽爲以道事君之一法。在春秋時代，如鬻拳之兵諫，如魏絳之執法戮揚干等事，均爲勿欺也而犯之之實例。宋初趙普亦有此種氣概。史載『普嘗薦某人爲某官，宋主不許。明日，復奏，亦不許。明日又奏，宋主大怒，裂碎奏牘，擲地。普顏色不變，跪而拾之以歸。他日補綴舊牘，復奏如初。宋主乃悟，卒用其人。又有羣臣當遷官，宋主素惡其人，不與。普堅以爲請。宋主怒曰：朕固不與遷，卿若之何。普曰：刑賞天下之刑賞。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。宋主怒甚起。普亦隨之。宋主入宮，普立宮門。久之，不去，竟得俞允。其剛毅果斷類如此。』可謂以道事君及勿欺也而犯之之實例。

十八

子貢問政。子曰：「足食足兵，民信之矣。」

子貢曰：「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？」曰：「去兵。」

子貢曰：「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？」曰：「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」

十九

子夏曰：「君子信而後勞其民，未信則以爲厲己也。」

按 此極言信之效用。在列國並立時代，爲國家生存計，至關重要。蓋孔子之道，以仁爲本。以禮爲用。信則爲人我間禮之最大部份。春秋時國與國之用兵，或積種種怨望，或由背盟違約，要之皆起於交惡。交惡之起原，要皆可入於廣義的不信之列。故在弱小國家，或由人口不足而不能足兵，或由壤土徧狹而不能足食。此屬無可如何之事。然苟能內修德而外立信，亦未始不可以立國。孟子見梁惠王，齊宣王所

以極言仁義，其精神完全與此相同。蓋未有不仁不義，而能內信於國民，外信於國
際者也。荀子王霸篇言，『刑賞已諾，信乎天下矣。臣下曉然，皆知其可要也。政令已
陳，雖覩利敗，不欺其民。約給已定，雖覩利敗，不欺其與。如是則兵勁城固，敵國畏之。
國一綦基明，與國信之，雖在僻陋之國，威動天下，五伯是也。非本政教也。非致隆高
也。非綦文理也。非服人之心也。鄉方略，審勞佚，謹畜積，修戰備，黷然上下相信，而天
下莫之敢當也。故齊桓、晉文、楚莊、吳闔閭、越句踐，是皆僻陋之國也。威動天下，疆殆
中國，無他故焉，略信也。是所謂信立而霸也。』亦極言信之效用。春秋時代，齊桓、晉
文之取威定霸，皆標榜一信字。宋初開國，承五代之亂，不亟亟於力征經營，以圖削
平藩鎮，而必先以誠信安輯民生。亦深認信之價值，並合於信而後勞其民之義者
也。

二十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。百姓不足君孰與足。

按 此所謂君相當於現在的國家。現代國家除實行公產主義之蘇俄，國民經濟與國家經濟打成一片外，一國之富力，仍視人民之富力爲上下。卽民富則國亦富，民貧則國亦貧，此一定之理也。故爲政者，決不宜蔑視人民之富力，而惟作財政上之增收。宋初力事節儉，不加農民之賦，旣懸爲國訓，並嚴守令勸農之條，重溢收租賦之罰，慎均定田租之舉，至太宗朝，國用殷實，輕賦薄歛之制，日與羣臣講求而行之，此卽實行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』教訓之效果也。

二二 聽訟我猶人也，必也使無訟乎。

二三 曾子曰：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。

按 無訟爲孔子主張德化之理想境界。所謂『刑期於無刑』『刑措不用』者是。此種盛治，雖僅爲美談，迄未能貫徹。然宋主因讀二典而歎法網之密，定析杖法。（見前）已有哀矜勿喜之精神。餘詳下條德化解。

二三 政者正也。子師以正，孰敢不正。

二四 子爲政，焉用殺。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必偃。

按 此兩節同爲孔子答季康子問政語，解并見以下各條後。

二五 其身正，不令而行。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

二六 苟正其身矣，於從政乎何有。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。

二七 上好禮，則民易使也。

✓ 二八

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敬。上好義，則民莫敢不服。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。

二九

子路問君子。子曰：修己以敬。曰：如斯而已乎？曰：修己以安人。曰：如斯而已乎？曰：修己以安百姓，修己以安百姓，堯舜其猶病諸。（病諸者，尙病未能也。）

按 自政者正也，至修己以安百姓各條，均爲德化主張之出發點。前文所謂必也使無訟乎，則爲德化主張之終極，爲儒家超出法家，不如法家易流涼薄之真價值所在。春秋戰國，無一強有力之君主，服膺此種政治主張，見諸實行。致殺伐綿延，演

爲戰國，而益厲。宋主承唐季五代藩鎮武人肆虐以後，最初一念，在感覺亂局之必須結束。觀其與趙普論事時，喟然嘆曰：『自唐季以來，數十年間，八姓十二君，僭竊相踵，兵革不息，生命塗炭，吾欲息天下之兵，建久長之計。』其中心動機，既在息兵，則自不能不歸於德化一途。此爲勢所必至，且無第二途徑。蓋兵猶火也，不戢自焚。此義在宋主心中，必已瞭然。既出於德化一途，則自不能不以身作則。故事母則孝之。待舊朝宰輔則敬之。待周室子孫則禮之。待勳臣則厚之。宋主以身作則者，幾於無處不極其注意。除此犖犖大端而外，更列舉數事，則如

一 卽位之始，卽行視學。令增葺祠宇，塑繪先聖先賢像，自爲贊書於孔顏座端，令文臣分撰餘贊。屢臨視焉。嘗謂侍臣曰：『朕欲盡令武臣讀書，知爲治之道。』晚年尤好讀書。

二 令百官每五日內，入殿起居，以次轉對，指陳時政得失。事關急切者，許不時上

章，無以觸諱爲懼。

三 幸武成王廟，歷觀兩廡。指白起像曰：起殺已降，不武之甚。豈宜受享。命去之。

四 嘗坐寢殿，令洞開諸門，皆端直軒豁，無有壅蔽。謂左右曰：此如我心，若有邪曲，人皆見之矣。

五 徵召處士王昭素，問以治世養身之術。對曰：『治世莫若愛民，養身莫若寡欲。』宋主愛其言，書於屏几。

六 撞碎蜀主所用寶裝溺器。曰：所爲如是，不亡何待。

七 於刑賞之間，隨處寓濫殺之戒。如王全斌入蜀，多殺降卒，而恨之。曹彬入蜀入唐，不妄殺一人，而受隆遇。王彥昇擅殺韓通，而終身不加重用等均是。

八 於刑賞之間，處處示禮義廉恥所在。如南唐小臣杜著薛良來奔，上平南策。宋主惡其不忠，命斬著竄良等是。

凡此皆孔子所謂正身修己，好禮戒殺，而欲善諸條之事實。是否受趙普半部之指導，史雖不詳，然合於孔子教義，則無可疑也。

三十 子張問政，子曰：居之無倦，行之以忠。

三一 子路問政，子曰：先之，勞之。請益，曰：無倦。

按 此兩節均爲正身修己之一種。無倦卽勵精圖治，而且有恆。歷史上開國之君，如漢光武與宋太祖，開國之相，如諸葛武侯與房玄齡，最能表顯此種精神。若唐太宗則晚年有稍倦之象，觀魏徵疏詞有『善始者衆，克終者寡』及陛下欲善之志，不及於昔時。聞過必改，少虧於曩日』等語。可以證明。忠卽恪盡責職。解見『不欺君而犯之』及忠焉能勿誨乎』各條。先之卽以身作則。如戰國時代趙武靈王欲變服騎射，而身先服胡服者是。宋主欲矯五代之弊，而躬示好學愛民之誠，已詳前

條。勞之。卽以身示勞苦之模範。國史上幾千年來如勸農而有籍田典禮卽是。宋主於澤州一役，行軍時，嘗親自下馬運石，爲羣臣倡，亦爲一例。

三二 仲弓爲季氏宰，問政。子曰：先有司。赦小過。舉賢才。曰：焉知賢才而舉之。曰：舉爾所知。爾所不知，人其舍諸。

按 先有司卽上條所謂「先之」義。舉賢才，意可參觀前文「舉直錯諸枉」解。赦小過，解見後文「君子之使人焉器之」一條。

三三 必也正名乎。

按 此爲孔子答子路問「衛君待子而爲政，子將奚先」語。衛君指衛靈公。正名兩字，雖含混。然實言必須先有堂堂正正之名位，然後可行使政令。然後可有設施。然

後可致治。然後人民可樂生。其義孔子復明白申言之。故續告子路曰：「名不正則言不順。言不順則事不成。事不成則禮樂不興。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。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。」所謂言，即政令。所謂事，即設施。所謂禮樂，即治効。所謂刑罰不中，即治効不彰後之亂象。此中關係，宋初事實，又可爲證。即宋主無論如何誠心仁術，以挽救當時大亂後之氣運，以結束百餘年間之亂局。然祇以爲周室舊臣。陳橋一役，雖明明內外推戴，雖明明爲人望所歸，（如隱士陳搏曰：天下自此定矣語）然尙不免於後世史家之評議。即當時亦有內而韓通，外而李筠李重進之不奉命。可見「名」之關係大矣。其在現代，一國政權之移轉，必依於法。依法則名正。不依法則名不正。若依照常法，至於不能補救，則又往往產生革命，以另造一新名與新法。此又現代政治與名之關係也。

三四

子適衛，冉有僕。子曰：「庶矣哉！」冉由曰：「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」曰：「富之。」曰：「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」曰：「教之。」

按 先富後教，與「管子倉廩實而知禮節，衣食足而知榮辱」，說同一精神。孔子之所謂富，亦實管子倉廩實衣食足之程度。蓋人民而至於倉廩不實，衣食不足，無以生存境地，則尙有何教之可言。故先富而後教，意即先生活而後教育也。若在人民已能到生活之水平線上，更進而求富力之充裕，則此時期，富與教，應同時兼顧，已無先後可分。此中界說，不可不分別也。此理最適應於宋初。宋初承唐季五代相殺之局，生民塗炭，爲政者之第一要務，即在如何息兵禍，使人民不至相殘。第二要務，即在於兵禍既息以後，如何裕民生，使人民得安居樂業。第一義，即所謂「庶」。第二義，即所謂「富之」。而宋之國策，即完全依此順序。此兩種順序收效，而宋

代文化乃大昌明也。

三五 善人爲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

三六 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後仁。

三七 子夏爲季父宰問政。子曰：無欲速。欲速則不達。

按 勝殘去殺，爲不用刑殺之盛治。故須百年。王者爲以德行仁之王道政治，三十年始見効。此均係爲政無欲速，欲速則不達之意。百年三十年，後人不必呆看。宋初政治，雖未能臻勝殘去殺之盛境。然確向勝殘去殺之方針。雖有一部以力假仁者霸之意味，亦有一部以德行仁之王道政治。其効則及身而見。然其總關鍵，宋初君相能認定無欲速之故。無欲速之實例，可見諸統一進行較諸漢唐遲緩之一端。卽

東漢初，光武連續用兵十二三年。唐初亦連續用兵六七年。惟獨宋初，則以內修政治爲主，以乘時勘亂爲輔。故先後經十七年之久，而猶未完全統一。茲將平定各方年代，記述如次。

- 一、收荆楚 爲乾德元年正月事，時在宋主卽位後第四年。
- 二、平蜀 爲乾德二年十二月事。時距荆楚平定後，將及兩年。
- 三、平南漢 爲開寶三年九月以後事，時爲平蜀後之第六年。
- 四、收江南 爲開寶七年九月事，時爲南漢平定後之第四年。
- 五、撫吳越 吳越始終，未加一兵。太宗朝，始舉地歸宗。
- 六、平北漢 平北漢，亦爲太宗朝事。
- 七、契丹 用兵契丹，以圖規復燕雲十六州，亦爲太宗朝事。

三八

如知爲君之難也，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。

按 此爲孔子答魯定公問，「一言而可以興邦，有諸」語。略觀中史上開國首領。惟西漢初，誠如王船山所謂以「不學之相臣，輔草莽之天子」，毫不知爲君之難。故西漢初，百事草創，一無足觀。若如東漢之光武，則迥異。第觀其每日視朝，日昃乃罷，數引公卿郎將，講論經理，夜分乃寐。皇太子以頤養精神爲請。光武答以我自樂此不疲。其知爲君之難可見。又如唐之太宗，曾自言「人言天子至尊，無所畏懼，朕則不然。上畏皇天之鑒臨，下憚羣臣之瞻仰，兢兢業業，猶恐不合天意，未副人望。」又問房玄齡與魏徵，創業與守成孰難。房玄齡言創業難。魏徵言收成難。太宗兩是之。迨宋之太祖，則於爲君難，益有深刻之覺悟。史載宋主「一日坐便殿，不樂者久之。左右請其故，曰『爾謂天子容易爲耶。早作乘快，誤決一事，故不樂耳。』蓋宋主

事母甚孝。而母氏曾言「吾聞爲君難，天子置身兆庶之上，若治得其道，則此位誠尊。苟或失馭，求爲匹夫而不可得，是吾所憂也。」又宋主曾事周世宗，而世宗曾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。此皆影響於宋主者至深也。

三九

予無樂乎爲君，惟其言而莫予違也。如其善而莫之違也，不亦善乎。如不善而莫之違也，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。

按 蹈此病而亡國者，不知凡幾。知爲君難者，必無此病。唐初張玄素與太宗論政道。曰「隋主好自專庶務，不任羣臣，羣臣恐懼，唯知稟受奉行而已。莫之敢違。以一人之知，決天下之務。假使得失相半，乖謬已多。下諛上蔽，不亡何待。」語即可爲此節之說明。

四十

葉公問政。子曰：「近者悅，遠者來。」

按。在以德行仁之王道政治下。不獨內和其民。且宜外和其鄰。不獨對內不用兵。即對外亦力求敦睦。而不用兵。此義無論強國與弱國。均爲重要。故孔子此語。實懸一理想的美滿效果。以逼出德化政治。孟子告齊宣王。謂「今王發政施仁。使天下仕者。皆欲立於王之朝。耕者。皆欲耕於王之野。商賈。皆欲藏於王之市。行旅。皆欲出於王之塗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。皆欲赴愬於王。其若是。孰能禦之。」一節。即完全爲孔子此語之發揮。至其致此之實際方法。則孟子除戒齊宣王輯睦鄰邦外。復大聲疾呼民生問題。其言曰「無恆產而有恆心者。惟士爲能。若民。則無恆產。因無恆心。苟無恆心。放辟邪侈。無不爲己。及陷於罪。然後從而刑之。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。罔民而可爲也。是故明君制民之產。必使仰足以事父母。俯足以畜妻子。樂歲終身飽。凶年免於死亡。然後驅而之善。故民之從之也輕。今也制民之產。仰不足以事父母。俯不足以畜妻子。樂歲終身苦。凶年不免於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贍。奚暇治禮

義哉。王欲行之，則盍反其本矣。」此又明示近者悅遠者來之政本所在，而宋初政本，卽循此指者也。

四一 見小利，則大事不成。

按。爲政在顧大體。然何者爲大體，何者爲小利，當局者最宜認識清楚。例如宋初，認定大政之本在蘇息民生，故凡有合於此大方針者，卽爲大體。其有背此方針，而計較一時一事之利益者，卽爲小利。於大小輕重之間，能權衡悉當。例如發淮揚軍儲廩粟，以救郡中饑民。（時有以軍粟爲重沮之者）讓秦州木植之利於戎人，以免邊境生事。任令吳越王錢俶安歸之類，均爲力顧大體，不計小利之證。孔子又謂「斗筭之人，何足算也。」卽對見小利者之箴砭也。

四二 君子使人也器之，小人使人也求備焉。

按 使人也。器之而不求全。責備爲政治上用人要訣。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：「其材可將五百乘。」公曰：「吾知其可將。然變嘗爲吏，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，故弗用也。」子思曰：「夫聖人之官人，猶匠之用木也。取其所長，棄其所短。故杞梓連抱，而有數尺之朽，良工不棄。今君處戰國之世，選爪牙之士，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，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。」此爲「器之」及「求備」之真解。歷史上與國君相，多能了解此義。唐太宗嘗誡其廷臣，謂「君子用人如器，各取所長。」故貞觀人才，極一時之盛。宋初對將相大臣，皆於執禮守法之中，示其寬大，不苛責其小過。如發見吳越餽金於趙普，諒其不先知，而淡然處之。爲關南兵馬都監李漢超爲人民所訟，而爲之排解。密告漢超，令其改過等等。均與前所謂居上寬，赦小過等義合。而爲使人以器，不求全責備之佐證。

四三 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

四四 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

按 孔子雖主德化政治。雖主避免戰事。然戰備亦不廢棄。戰備之要，首在教民能戰。以春秋時，兵民不分，故教民即所以教戰。此與足食足兵條可相參證。宋初政策上雖求息兵安民。然於水陸兩方之教戰，極勤。

四五 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。如其仁。

四六 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。民到於今受其賜。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，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。

按 以殉私人之難爲忠。殆與殉葬惡習相同。其志可憫可嘉，而其事不必爲訓。在

管子心中，於公私死難之界，早有真知灼見。曾告召忽曰：「夷吾之爲君臣也，將承君命，奉社稷，以持宗廟，豈死一糾哉。」夷吾之所死者，社稷破，宗廟滅，祭祀絕，則夷吾死之。非此三者，則夷吾生。夷吾生，則齊國利。夷吾死，則齊國不利。」孔子對於此點，特加揭明，可爲孔子教忠，爲忠於事而非忠於人之明證。至管仲之實踐仁學工夫，與發揮仁學功能，在仁學救國論中，（載復興月刊）曾詳述之。茲錄如左。其一內政上之自修，冠絕當時各國。其二於國力民力充實以後，絕不作黷武與侵略之舉，且進而爲和平之護持者。九合諸侯，國語謂「諸侯甲不解纍，所以盛甲兵不解繫，所以蔽兵，弢無弓，服無矢，隱武事，行文道。」何其盛也。其三非僅無侵略之舉，且進而對被侵略者，力加援助。如狄人攻邢，而爲邢築城焉。狄人攻衛，而爲衛築城焉。山戎爲燕患，而北伐山戎焉。一方扶持弱小，一方捍禦戎狄。以戎狄爲對方，視兄弟爲一體。救人之勇，如自救然。其四不特自身無侵略之舉，且舉前此與諸侯之葛籐，一掃而

清之，南反侵地於魯。北反侵地於燕。西反侵地於衛。廓然大公，以正封疆。其五不特軍事上政治上事事以愛護鄰封爲前提。卽經濟上亦惟務利他焉。通齊國漁鹽之利於東，使關市幾而不征，以爲諸侯利。且使輕其幣而重其禮。幣爲來時用禮指歸時物諸侯之使垂橐而入，輶載而歸。其六，他如威震諸侯，而謹事周室，不失臣禮。力征暴亂，而救災恤鄰，如魯有內難國絕無嗣使高子存之不令失所。所謂忠信禮義，事事以身作則，爲諸侯倡。凡此大端，幾得仁之全體。自此以下，幾無倫比。史家稱述齊桓爲春秋五霸之首，豈特霸而已，直王道矣。

四七

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。康子曰：夫如是，奚而不喪？孔子曰：仲叔圍治賓客，祝鮀治宗廟。王孫賈治軍旅。夫如是，奚其喪？

按 吳季札過衛，言「衛多君子，未有患也。」其事在衛靈公之稍前。本節精義，在

爲政治國首在得人。故主國政者，苟能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，則自身雖有過誤，亦可無傷其爲盛治。荀子仲尼節，於極言齊桓公私人之失德後，繼言「若是而不亡，乃霸，何乎？」曰：於乎。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，夫孰能亡之。倏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。是天下之大知也。安忘其怒出忘其讎。茲立以爲仲父，是天下之大決也。立以爲仲父，而貴戚莫之敢妬也。與之高國之位，而本朝之臣，莫之敢惡也。與之書社三百，而富人莫之敢距也。貴賤長少，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。是天下之大節也。一可爲本節之發明。

四八 顏淵問爲邦。子曰：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韶舞。

按此爲後世「變法」「改制」精神之所從出。卽理想自己所認爲美善之主張，厭惡現制現狀而推倒之，如商君變秦法，李斯廢封建，王安石變宋法，均是。宋初以

唐季五代，武人肆毒，無改制與變法之名，而實際上處處寓有改制與變法之維新精神。如以文臣知州事，逐漸削除藩鎮。如設諸州通判，以統治軍民之政。如選舉常參官，以糾正守將行爲。如置諸路轉運使，以移去藩鎮之財政。一切皆於不動聲色中，痛矯時弊。其出發點則認現制現狀爲惡劣，必須改革耳。

四九

臧文仲其竊位者與。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。

按國史上政治家均以選賢舉能爲第一要事。故管仲在出主政權之初，卽言「升降揖讓進退閑習，辨辭之柔剛。臣不如隰朋。請立爲大行。墾草入邑，辟土聚粟，多衆，盡地之利。臣不如甯戚。請立爲大司田。平原廣牧，車不結轍，士不旋踵，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。臣不如王子城父。請立爲大司馬。決獄折中，不殺不辜，不誣無罪。臣不如賓胥無。請立爲大司理。犯君顏色，進諫必忠，不避死亡，不撓富貴。臣不如東

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。此五子者夷吾不如一。』又戰國魏文侯時代，李克與瞿璜論相。璜忿然曰：『西河之守謂吳起臣所進也。君以鄴爲憂。臣進西門豹。君欲伐中山。臣進樂羊。中山已拔。無使守之。臣進先生。君之子無傅。臣進屈侯鮒。以耳目之所覩記。臣何負于魏成。克曰：成得卜子夏，田子方，段干木三人。君皆師也。子所進五人。君皆臣之子。惡得與成比也。璜再拜曰：鄙人失對。願卒爲弟子。』此亦可見薦賢舉能，爲卿大夫有價值之政績。宋初政治，極重實行，故所謂人才，亦如善用兵者，所謂無赫赫之功。然觀不欺也。而犯之一條下，趙普薦賢之果毅，亦可免於孔子竊位之責矣。

五十

民之於仁也，甚於水火。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。未見蹈仁而死者也。

按 民之需要仁政，勝於需要水火，其義屢見於孟子警告梁惠王、齊宣王、告公孫

丑之言曰。『王者之不作，未有疏於此時者也，民之憔悴於虐政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。飢者易爲食，渴者易爲飲。孔子曰德之流行，速於置郵而傳命。當今之時，萬乘之國，行仁政，民之悅之，猶解倒懸也。故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，惟此時爲然。』一節。尤爲民之於仁，甚於水火之說明。宋初情況，完全與此同。

五

丘也聞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。

按 寡與不均，貧與不安，均是有國有家者之病象。孔子此語，並非以寡與貧爲滿足。不過兩害相權，不均之害，尤甚於貧。不安之害，尤甚於貧耳。故中國幾千年賢士大夫，莫不注意於均與安。孟子告梁惠王「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民有飢色，野有餓殍。此率獸而食人也」一節，是警告朝野間不宜如是不均也。董仲舒限制民田以

調濟多寡之議，隋唐均田之制，以至王莽王田不許賣買之制，是籌計社會上應出於「均」也。宋初亦承周世宗均括天下農田之舉，遣使度田均賦，並嚴防度田時之流弊，於均田精神，亦能顧到。至於「安」之一字，則尤爲宋初國策所在也。

五二 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。

按 四時行焉，爲天之秩序。百物生焉，爲天之仁道。天之循此秩序以成其仁，即在不言之中。故政治家之爲國，亦當實事求是如天。申公警告漢武帝所謂「爲政不在多言，願力行何如」其精神本於此。宋初政治，有極大之仁術，而議論絕少。王船山所謂「不尸自堯，自舜之名，以矜其美。」一語，可以想見其全般也。

五三 子貢曰：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

歸焉。

按 亡國之君，其一生所有行動，未必盡爲罪惡。未必無一利民之事。如隋煬帝崇禎帝奮發有爲，利民之政尤多。子貢此語，最爲平恕。然決非爲亡國之君開脫罪狀。實爲後世秉國者進一危言。欲秉國者一念及敗亡以後，天下之惡皆歸焉之可懼，而以下流自警也。然如何謂之上流，本節雖未明言，要當將孔子全部教義參合省察之。

五四

寬則得衆，信則民任焉，敏則有功，公則悅。

按 「寬」「信」「敏」各解均見前文。公字則論語上不多見。然孔子心目中。所理想之政治，爲堯舜之公天下。故有仲尼祖述堯舜之語，又有極口稱道堯之爲君語。茲

所謂公，不僅爲小局部之公，而爲全般之公。卽不以天下爲貨也。其精神見諸禮運一節。如左。

『大道之行也。天下爲公。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。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。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鰥寡孤獨廢疾者，壯有所養。男有分，女有歸。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。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爲己。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外戶而不閉，是謂大同。』

在一部國史中，興國君相，局部所行之政術，容有許多開誠布公之可取，然獨於天下爲公一點，則自堯舜禹後，闕無一人。此則有待於數千年後之今日，發揮而光大之矣。